清華簡《五紀》訓釋雜說

（首發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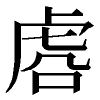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劉釗 李聰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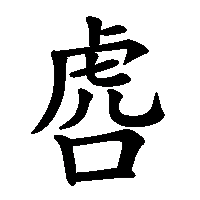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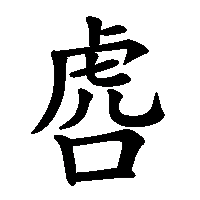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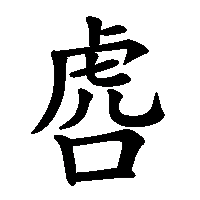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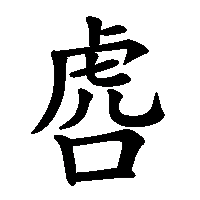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新近即將刊佈的清華簡第十一輯收錄有一篇命名為《五紀》的簡文，據馬楠先生介紹，該篇簡文凡130簡，現存4463字，內容以“五紀”為中心展開，涉及星辰曆象、神祇司掌、人體與神祇的關係、傳說中的黃帝與蚩尤之戰等諸多內容，[[1]](#endnote-1)內涵豐富，意義重要，可視作當時一篇融天道與人道於一身的綱領性著作，必將對認識當時的天道觀和大小宇宙的統一產生重大啟發，其重要性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為過。馬楠、石小力、賈連翔、程浩先生都先後撰文對《五紀》篇有關內容予以了詳細介紹。[[2]](#endnote-2)根據各位學者文中所引片段簡文，我們草成此文，擬對簡文中有關字詞的釋讀提出一些意見。因尚未見到完整的原簡和原文，故所作釋讀大都屬於推測，不一定對，尚須材料完全公佈後加以驗證和學術界的進一步討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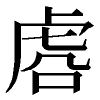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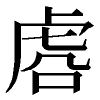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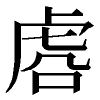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**一、《五紀》所載黃帝蚩尤之戰相關字詞的訓釋**

據程浩先生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一文介紹，《五紀》中有一段長文敘述了黃帝與蚩尤之戰的事跡，其中涉及陳法、號令及圖騰、軍舞、戰歌等諸多內容。[[3]](#endnote-3)根據程先生所錄簡文，其中個別字詞的訓釋尚有可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

**“”的讀法**

《五紀》簡文有一段講因蚩尤作亂而作戰前準備的簡文：

黃帝有子曰蚩尤，蚩尤既長成人，乃作爲五兵。五兵既成，既礳、既礪、既銳，乃爲長兵短兵，乃爲左營右營。變詣進退，乃爲：設錐爲合，曰武散；設方爲常，曰武壯；設圓爲謹，曰陽先，將以征黃帝。 簡98-1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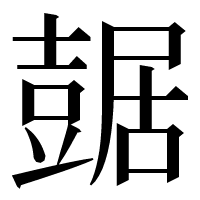
簡文中“乃爲”的“”，整理者讀為“呼”，程浩先生改讀其為“號”。[[4]](#endnote-4)我們認為綜合文義來看，“”還是以讀“號”為好。簡文中的“號”即為“給以稱號或取號”之義，此類用法常見於典籍之中：

召而見之，則所夢也，未問其名，號之曰“牛”。《左傳·昭公四年》

勝乃立爲王，號“張楚”。 《漢書·陳勝傳》

國家知其神，乃詔于邊方立廟。元帥亦圖其形於旗上，號曰神旗，出居旗節之前。 《太白陰經》卷七《祭文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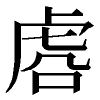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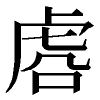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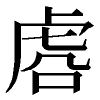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軍事著作中的“號”指各種樂器和旗幟、標識、暗號等。除在訓練時由於人數較少可以用人聲招呼外，在作戰時一般情況下只能用樂器和旗幟來指揮和引導。典籍亦見相關記載：

小人將車爲主焉，或持八鼓五爯，鉦鐃以左，錞于以右，金鐸以坐，木鐸以起，鼓以進之，鼙以止之。澫以壯士，喬山以退之。

上博簡《陳公治兵》簡11+13

乃作為旗物，爲升龍之旗師以進，爲降龍之旗師以退，爲左……爲角龍之旗師以戰，爲交龍之旗師以舍，爲日月之旗師以久，爲熊旗大夫出，爲豹旗士出，爲蕘采之旗侵糧者出。 清華簡《晉文公入於晉》簡5-7

三聲既全，五彩必具，辯吾號聲，知五旗。 銀雀山漢簡《十陣》1545

簡文中的“乃為某” 即是指設立名為某的號令、號旗等標誌，“曰某某”，則是指以某某為“號”。此外，從簡文中“將以征黃帝”的表述可知，這段簡文並非即時的描寫，而從語義上來講，典籍中之“呼某某”一般是記述既成的事實。所以綜合各種證據，這段簡文中的“”還是讀為“號”更為合適。

**陣法中“距”“瞏”“牙”三字的訓釋**

據程浩先生介紹，簡文中還有一段涉及軍舞戰歌等軍事訓練內容的簡文：[[5]](#endnote-5)

走御晉告，號曰武壯，應曰正匡，丮曰奚尚。措牙奮指，號唱：大明彌巨，匡廢攝威。（椇），坸（拘）秉句（狗）羊，繮（疆）𢼊（地）大㫳（振）：左距右距，左牙右牙，左弼右弼，進退以我，左瞏毋過，右瞏毋過，走晉唯加（力）。 簡116-118

程浩先生文中引《淮南子·兵略》“凡有血氣之蟲，含牙帶角，前爪後距”，謂“左距右距，左牙右牙，左弼右弼”是說士兵象禽獸亮出爪牙一樣左右揮動武器；“進退以我，左瞏（營）毋過，右瞏（營）毋過”是說部隊的進退有章法而不逾越。[[6]](#endnote-6)

我們認為簡文中“左距右距”之後的語句顯然是講戰鬥中的陣法。其中“距”“瞏”“牙”三字都為陣法的名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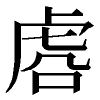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簡文中“左距右距”之“距”可讀為“拒”，其用為“方陣”之義。《左傳·桓公五年》“鄭子元請為左拒，以當蔡人，衛人，為右拒，以當陳人”，杜預注：“拒，方陣也。”“拒”的本字即是“規矩”之“矩”，矩本有“方形”之義。

簡文中“左瞏”“右瞏”之“瞏”應讀為“圜”，指圓形兵陣。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“廣爲圜陳外嚮，胡急擊之，矢下如雨”；《三國志·魏志·田豫傳》“豫因地形，回車結圜陳，弓弩持滿於內，疑兵塞其隙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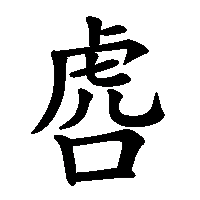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簡文中“左牙右牙”之“牙”或是指錐陣。“牙”有尖利的特徵，典籍即常有“爪牙之利”之類的說法。前引《五紀》簡98-100與本段簡文雖分述蚩尤與黃帝之事，但其中關於陣法的記述則多可互相參照。簡98-100中有“設錐為合”“設方為常”“設圓為謹”，其中的“錐”“方”“圓”亦指陣法。“方”“圓”正對應簡116-118中的“距”及“瞏”，“錐”則可能與本段簡文中的“牙”相對應。

此外，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·官一》簡407：“□地□□用方，迎陵而陳用刲，險□□□□用圜，交易武退用兵，埶□陳臨用方。”該段簡文中的“方”“刲”“圜”也皆指陣法而言。“方”“圜”與簡116-118中之“距”與“瞏”相對應。“刲”可能也應與“左牙右牙”之“牙”相對相應。“刲”字銀雀山漢簡原整理者認為其“疑當讀爲‘圭’，指圭形之陣”，[[7]](#endnote-7)“圭”上部多為尖頭，其特徵與“牙”相同。此也可佐證“牙”指錐陣的意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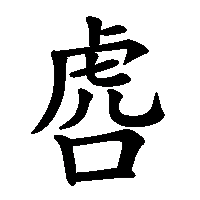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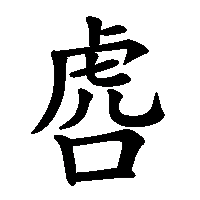
上舉這段簡文“左距右距”之後的話，應是指在戰爭中陣法的佈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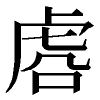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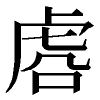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**“㣇乃诣”中“㣇”字的訓釋**

簡文在記述黃帝部署作戰方略後，有一句簡文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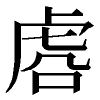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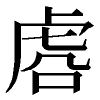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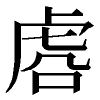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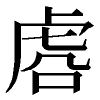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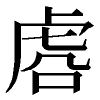
㣇乃詣，大潰蚩尤。

其中所謂的“㣇”字作“”，程浩先生文中對該字有討論，其說如下：

整理報告將之隸定為“㣇”，應無太多疑問。但把此字讀為“肆”，後一字“”讀為“號”，“肆號乃詣”的語義不太顯豁。在我們看來，“㣇”字在這裡用的就應該是它原本的字義。《說文》“㣇,脩豪獸也”,字乃是豪豬的象形。至於“”字，亦是直接讀為“虎”就好。“㣇虎乃詣，大潰蚩尤”，是說以豪豬和猛虎為圖騰的兩個部族抵達了戰場，一舉殲滅了蚩尤的軍隊。[[8]](#endnote-8)

針對“”二字，我們有一個猜想，懷疑其可能即是“䝞”字的前身。“”字或可釋為虫豸之“豸”，“”即用為“號”。在後世的傳抄過程中二字遂合寫為“䝞”字。“䝞”在傳說中為黃帝之子，或稱“禺號”“禺䝞”，[[9]](#endnote-9)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：

東海之渚中有神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黃蛇，踐兩黃蛇，名曰禺䝞。黃帝生禺䝞，禺䝞生禺京，禺京處北海，禺䝞處東海，是為海神。

“禺䝞”之“䝞”，郭璞注：“䝞，一本作號。”郝懿行箋疏：“‘䝞’疑即‘號’字異文。”[[10]](#endnote-10)袁珂疑“䝞”即“號”字異文。[[11]](#endnote-11)“”本从“虎”，楚文字中又常以“”表“號”。從楚文字字形及《山海經》“䝞”“號”的異文關係來看，我們懷疑《山海經》的“䝞”或即是簡文中的“”二字的合寫形式，很可能在文獻傳抄過程中，抄寫者由於不識“”二字，而將其誤合為一字，寫作“䝞”。簡文講述黃帝之子“䝞”參加與蚩尤的對戰，亦符合情理。當然，關於“”的釋讀，目前只是一種猜想，還有待於更多的材料予以證實。

**二、《五紀》與馬王堆帛書所載黃帝、蚩尤之事**

賈連翔、程浩先生文中都曾對《五紀》簡文中蚩尤與黃帝之事的內容予以介紹。[[12]](#endnote-12)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立命》《十六經·正亂》等篇亦出現過相近內容。兩種材料的記述可相互參照，亦可對《五紀》中個別字詞的釋讀給予啟發。

**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立命》黃帝“方四面，傳一心”的新解**

《五紀》有一段關於黃帝建邦立國的簡文：[[13]](#endnote-13)

黃帝之身，尃（溥）又（有）天下，始又（有）梪（樹）邦，始又（有）王公、四巟（荒）、四介、四梪（柱）、四唯（維），羣示（祇）萬皃（貌）焉始相之。 簡97-98

關於此事，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立命》亦有相關記載：

吾受命於天，定位於地，成名於人。唯余一人，德乃配天，乃立王、三公，立國，置君、三卿。數日，曆月，計歲，以當日月之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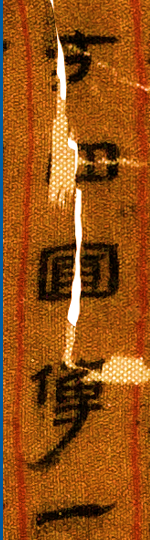
1下/78下-2上/78上

兩種材料正可相互參照。據《立命》“乃立王、三公”可知，《五紀》中的“王公”二字應斷開，作“始有王、公”。《立命》中的“立國”即是指《五紀》“樹邦”。

上引《五紀》簡文云黃帝樹邦，以四荒、四介、四柱、四唯等天神為其輔佐。程浩先生文中已指出，其可與典籍中“黃帝四面”的說法相對照。[[14]](#endnote-14)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立命》見有“黃帝四面”的記載：

昔者黃宗，質始好信，作自為象，方四面，傅一心，四達自中，前參後參，左參右參。 1上/78

“黃宗”即“黃帝之廟”。“方四面，傅一心”，馬王堆帛書原整理者將其解釋為“黃帝前後左右皆有面目以通於其心”。[[15]](#endnote-15)帛書中所謂的“傅”字作“”，其實應改釋為“傳”。由於原拼合的錯位，導致“傳”字形不清，一直未得到正確考釋。經重新拼合後可知其就應釋作“傳”。

（原圖版1）[[16]](#endnote-16) （原圖版2）[[17]](#endnote-17) （新拼合圖版）

馬王堆帛書中的“傅”字及“傳”字分別作如下之形：[[18]](#endnote-18)

傅：    

傳：    

“傅”字上部多作近似“屮”，其上部豎筆上或多出一橫筆，與“一心”之“”的字形並不一致。從新拼合後的圖版來看，“方四面，一心”之“”就當釋作“傳”。“傅”應讀為“團”，典籍又作“圜”，也就是“圓”。“方四面”和“傳一心”嚴格對仗，“方”對“圜”，“四”對“一”，“面”對“心”。“方四面”和“傳一心”即是說“方”有四個面，“圜”有一個中心。

《十六經·立命》中的“方四面”和“傳一心”早已有學者指出其為古代明堂的形象。如葉舒憲先生即認為：

明堂即黃帝廟的結構佈局是以黃帝自己的形象為範本的……所謂所謂“方四面”說的是青陽、明堂、總章、玄堂這四方太廟分別指向東南西北四方位，所謂“傅一心”，說的是處在中心的“太室”將四方太廟連結為一個整體，否則的話，又豈能“四達自中”呢？[[19]](#endnote-19)

“明堂”之說當可信從。“方四面”即指黃帝宗廟亦即“明堂”外圍的四方，“傳（圜）一心”即指處於明堂中心的圓形“太室”之形。

**蚩尤身體所化之“五芒”**

據程浩先生介紹，《五紀》敘述黃帝大敗蚩尤後，將其肢解，以其身體的部位當做“五芒”和其他物品，簡文內如如下：[[20]](#endnote-20)

黄帝既杀寺（蚩）蚘（尤），乃向（飨）寺（蚩）蚘（尤）之躳（身），焉始爲五笀（芒）。以其髮爲韭，以其須爲勞，以其目爲（梏），以其鼻爲蔥，以其口爲，以其亦（腋）爲，以其從爲。以其爲干侯股（殳），以其辟（臂）爲𣙲（桴），以其肛（胸）爲鼓，以其耳爲卲茹。 簡109-111

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正亂》亦見於相似的記載：

黃帝身遇蚩尤，因而擒之。剝其□革以爲干侯，使人射之，多中者賞。翦其髮而建之天，名曰之蚩尤之旌。充其胃以爲鞠，使人執之，多中者賞。腐其骨肉，投之苦醢，使天下㗱之。 27下/104下-28上/105上

可見，先秦兩漢文獻中關於黃帝戰勝蚩尤後，將其身體肢解的記述頗多，而且彼此多有不同。

《五紀》簡文中的“五芒”應包含下文“韭”“勞”“蔥”等幾種植物。“五芒”可與典籍“五菜”之說相參照，《黃帝內經·靈枢·五味》：“五菜：葵甘，韭酸，藿咸，薤苦，蔥辛。”簡文中“五菜”已占其二。

“芒”，《說文》訓為“艸耑”，段注：“《說文》無鋩字，此即鋒鋩字。”簡文中的“五芒”所指的蔬菜應是葉子為尖銳狀的菜。此外，根據此段簡文的邏輯來看，是以蚩尤身體某一部位與其所化的“韭”“蔥”“鼓”等蔬菜、器物相配，身體部位與其所化之物形狀相似。如此來看，簡文中“須爲勞”之“勞”及“其目爲梏”之“梏”的釋讀或有可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

“須爲勞”之“勞”，程浩先生文中讀為“蒿”。“蒿”無法食用，似不符合“五芒”的特點。網友海天遊蹤認為“蒿與勞聲母不近，或可考慮讀為‘莦’”。[[21]](#endnote-21)我們認為，“勞”或可讀為“蓼”。“蓼”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又名辛菜。其味辛，可作調味用。《詩·周頌·良耜》“以薅荼蓼”，毛傳：“蓼，水草也。”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濡豚，包苦實蓼；濡雞，醢醬實蓼。”水蓼莖直立，多分枝，葉片披針形或橢圓狀披針形，正有尖銳的特徵。“須”應為某一器官的毛須，“蓼”與其形狀相近。

“其目爲梏”之“梏”，程浩先生文中讀為“菊”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正亂》云黃帝肢解蚩尤後“充其胃以為鞠”。“鞠”為“皮球”，“目”也為圓形，皮球雖然形體稍大，但與“目”形狀相同。故我們懷疑簡文中的“梏”或可讀為“鞠”。

由此來看，該段簡文行文前後順序並不一致，即並非先述蚩尤之身體部位化為某幾類蔬菜，再述身體部位化為某幾類器物，而是穿插行文，在蚩尤身體所化蔬菜的敘述中亦穿插講述蚩尤身體所化的器物。因此，我們懷疑“其耳為卲茹”之“卲茹”可能也是指一種植物。

**三、《五紀》中有關醫學詞語的訓釋**

據賈連翔先生介紹，《五紀》中有將“五紀”系統與人體相結合進行描述的內容。[[22]](#endnote-22)其中部分內容可與後世醫籍中的有關記載相對照；個別字詞的釋讀，我們也有一些不同意見，兹將相關意見簡述如下。

**可與傳世醫籍相對照的兩個觀念**

《五紀》中有一段人體病灶與神祇祟主的對應關係的簡文：[[23]](#endnote-23)

作有百祟，在人之出。占民之疾，羣神羣祇，掌其肢節，上下左右，有辰與日。凡民有疾，自腰以上，是謂興疾，天鬼祟。自腰以下，是謂辟鬲，地鬼祟。疾處頸、脊及尻，是謂耆，詛盟祟。疾處腹心肺肝之中，是謂窘，人鬼祟。疾處四肢：骸、足、股、肱，是謂武疾，無良、不壯死祟。 簡91-94

該段簡文中“掌其肢節，上下左右，辰與日”“自腰以上……自腰以下……”二句都可與傳世醫籍中的有關觀念相對照。

簡文中的“辰與日”的“辰”即指“日”“月”“星”，古書常將其合稱為“三光”。據賈連翔先生介紹，《五紀》簡文中以神祇星辰與人體各器官相配，相配的神司合計六十二位，其中包括十位星象神，其司掌九竅與五臟中的十個器官。賈先生根據此類對應關係，構擬了一副人體圖式。[[24]](#endnote-24)據其所繪圖式，可見人體上下左右皆有“日”“月”“星”，“日”“月”分居人體兩側，“北斗”居人體中部，兩肋間的神司名亦多為星象神。故簡文云“上下左右，有辰與日”。

“辰與日”的“日”即指簡文“掌其肢節”的各個“肢節”。《黃帝內經·素問·氣穴論》：“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，以應一歲。”“一歲”有三百六五日，《普濟方·針灸門·明堂灸經序》即云：“人受陰陽以生，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五日，肢節亦分三百六十又五穴，象周天之度也。”又《黃帝內經·靈枢·邪客》：“黃帝問於伯高曰：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……歲有三百六十五日，人有三百六十[五][[25]](#endnote-25)節。”古醫籍中多以“肢節”與“日”相配，正與簡文的表述一致。

“自腰以上，是謂興疾，天鬼祟。自腰以下，是謂辟鬲，地鬼祟”，簡文中這段話，傳世醫籍中亦有類似的表述：

故天為陽，地為陰，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。

《黃帝內經• 靈樞•經水》

黃帝曰：余聞天為陽，地為陰，日為陽，月為陰，其合之於人，奈何？岐伯曰：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，故天為陽，地為陰，故足之十二經脈，以應為十二月，月生於水，故在下者為陰；手之十指，以應十日，日主火，故在上者為陽。 《黃帝內經•靈樞•陰陽系日月》

精神五臟論第一故天為陽，地為陰，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。

《黃帝針灸甲乙經·卷一》

據《五紀》簡文來看，“腰”以上為天，“腰”以下為地的思想來源頗早，傳世醫籍中類似的說法可能即源自簡文。《五紀》簡文中這段話對於中醫史的研究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。

**“疾處頸、脊及尻，是謂耆”的釋讀**

前文所引《五紀》簡91-94“疾處頸、脊及尻，是謂耆”一句中“頸、脊及尻”何以被稱作“耆”也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。

“耆”在古書常指“兽的背脊”。《文選•枚乘〈七發〉》“薄耆之炙，鮮鯉之鱠”，李善注：“薄切獸耆之肉，而以爲炙也。耆，今人謂之耆頭。”《漢書•揚雄傳下》“兗鋋瘢耆、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”，颜师古注引孟康曰：“瘢耆，馬脊創瘢處也。”又如从“耆”得聲的“鬐”字在典籍中常泛指動物頸上的長毛，《文選•王延壽〈魯靈光殿賦〉》“奔虎攫挐以梁倚，仡奮舋而軒鬐”，李善注引郭璞曰：“鬐，背上鬣也。”“鬐”又指魚之脊鰭，《莊子•外物》：“已而大魚食之，牽巨鉤，錎没而下，揚而奮鬐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蕩。”从“耆”得聲的“鰭”字亦表“魚之脊”，《禮記·少儀》“羞濡魚者進尾，冬右腴，夏右鰭，祭膴”，孔穎達疏：“鰭，謂魚脊。”

簡文中的“頸”“脊”“尻”都是脊背上的關節部位，“耆”本身的語義就與其關係密切。《說文》“䶬”字下段注：“耆者、老也。老則脊隆。故凡脊曰耆。或作鬐……。鰭亦耆之今字。渾言之耆卽脊。析言耆在脊上。”除去語義上的聯繫外，我們懷疑以“耆”稱“頸、脊及尻”也有可能是出於諧音的原因。順此思路，不知“窘”“武疾”是否亦可如此考慮。

**四、《五紀》中天地名號與“海𡛺（霧）大盲”的訓釋**

**天地的名号“高畏”和“畏溥”**

據賈連翔先生《清華簡關於戰國時期“百科全書”的新發現》一文介紹，《五紀》“文中出現了一組完整的宇宙空間概念，分別是‘天’‘地’‘四荒’‘四冘’‘四梪’‘四維’”。其中“天”號為“高畏”，“地”號為“畏溥”。[[26]](#endnote-26)這兩個稱號都未見於典籍。此外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“天”“地”的稱謂也並不對稱，按照二者的語法結構與語義，“地”應該稱為“溥畏”才是。

“高畏”和“畏溥”的“畏”都應該讀為“威”，“高畏”就是“高威”，“畏溥”就是“威溥”。古文字中“畏”“威”兩詞早期都用“畏”字來記錄，此即典型的一詞表示一個事物的相對兩面的例子。有“威”的一方是“威”，承受“威”的一方就是“畏”，這正如早期古文字“辟”“避”兩詞皆用“辟”字表示，“辟除”的一方是“辟”，被“辟”的一方就是“避”一樣。

稱“天”和“地”為“威”，是因古人認為“天地”都有“威嚴”。天地有威嚴，人就會“畏”。《全晉文·傅玄·治體》：“罰者，政之大威也。人所以畏天地者，以其能生而殺之也。”所謂“人所以畏天地者”正是因為“天地可以生而殺之”，天地“生而殺之”的權力即造就了“威”。

天的威嚴就是“天威”。“天威”一詞常見於古書。《書·君奭》：“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，弗永遠念天威。”《書·大誥》有“天降威”，《文選·張衡＜西京賦＞》：“礔礰激而增響，磅礚象乎天威。”薛綜注：“磅礚，雷霆之音，如天之威怒。”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“災異之變，各有云為。天地動威，以戒予躬，公何辜焉，而乞骸骨，非所以助予者也。”

“天”稱“高威”的“高”是指天之高遠，地稱“威溥”的“溥”則是指地之廣大，此“溥”即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“溥”。古書中的“溥”或作“普”，《太玄經·太玄文》“崇天普地，分群偶物”，《墨子·尚賢中》“聖人之德，若天之高，若地之普”，皆是以“普”形容“地”。

如按照古書的記載及“高畏”與“畏溥”的語義結構來看，則“地”應稱作“溥畏”才是。《五紀》稱“地”為“溥畏”或是參錯行文，其原因還需進一步探討。

**“海𡛺（霧）大盲”之“海”應讀為“晦”**

《五紀》中有一段記述蚩尤作亂之後，出現反常氣象的簡文：[[27]](#endnote-27)

逆氣乃章（彰），雲霓從牂（將），□色長亢，五色焚=（紛紛），海𡛺（霧）大盲。 簡100-簡101

“海霧大盲”中的“海”，王寧先生已指出其可讀為“晦”。[[28]](#endnote-28)其說可從。出土文獻中，“海”讀為“晦”的情況多見。[[29]](#endnote-29)“晦”與“霧”常在典籍中共見：

順風波以南北兮，霧宵晦以紛紛。 《楚辭·九歎·遠逝》

雲霧會兮日冥晦，飄風起兮揚塵埃。 《楚辭·九思·逢尤》

天不應曰霧。霧謂之晦。 《爾雅•釋天》

簡文中的“盲”應訓為“冥”，表“幽暗”之義。《呂氏春秋·音初》“天大風晦盲，孔甲迷惑”高誘注：“盲，暝也。”“大盲”即典籍中的“大冥”，《淮南子·本經》“猶在於混冥之中”高誘注：“混，大也；大冥之中，謂道也。”簡文中用“盲”應是處於押韻的需要，其與“章”“牂”“亢”皆押陽部韻。

《淮南子•兵略》“何謂隱之天？大寒甚暑，疾風暴雨，大霧冥晦，因此而為變者也”，“大霧冥晦”與簡文中的“海（晦）霧大盲”四字完全一致，語義相同，只是語序稍有差異，“晦”與“海”正對應。可見簡文中的“海”確應讀為“晦”。

1. 馬楠：《清華簡<五紀>篇初識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馬楠：《清華簡<五紀>篇初識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；石小力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二十八宿初探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；賈連翔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“行象”之則與“天人”關係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、賈連翔：《清華簡關於戰國時期“百科全書”的新發現》，《光明日報》2021年10月30日第10版；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，《文物》2021年第9期、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《第三屆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青年論壇論文集》，西南大學，2021年11月3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第23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第232—2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第23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第23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[壹]·釋文、注釋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7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，第235頁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云“帝俊生禺號”，則或是傳說之異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（清）郝懿行撰，沈海波校點：《山海經笺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27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袁珂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北京聯合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9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、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陣法、儀仗與軍舞戰歌》；賈連翔：《清華簡關於戰國時期“百科全書”的新發現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，第9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，第91-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壹]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6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[壹]》圖版第78行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裘錫圭主編；湖南省博物館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·壹》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128頁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字形見劉釗主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》，中華書局，2020年，第902頁、91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葉舒憲：《中國神話哲學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83頁。與之相同的意見又可參劉宗迪：《失落的天書<山海經>與古代華夏世界觀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，第485-48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，第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簡帛網論壇：《清華簡<五紀>初讀》，第18樓“海天遊蹤”發言，2021年10月26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賈連翔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“行象”之則與“天人”關係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賈連翔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“行象”之則與“天人”關係》，第9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賈連翔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“行象”之則與“天人”關係》，第8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原作“三百六十節”，楊上善《黃帝內經太素》作“三百六十五節”，今據此訂正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賈連翔：《清華簡關於戰國時期“百科全書”的新發現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程浩：《清華簡<五紀>中的黃帝故事》，第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簡帛網論壇：《清華簡<五紀>初讀》，第16樓“王寧”發言，2021年10月26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參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